

万家灯火

拾光听暖

雨观南昆山

●林富榕

今年暑假,我没有带孩子去热门景点游玩,也没有送他去参与研学活动。趁着这个难得的假期,我选择带孩子到自然里,享受观察自然的乐趣。

8月初,我和孩子来到了位于广东省龙门县西南部的南昆山。据说,南昆山恰好处在北回归线附近,故有“北回归线上的绿洲”之称。南昆山的景点很多,有川龙瀑布、石河奇观,还有石门一线天,可这都不是我们此行的目的。这次我们来南昆山,主要是来“刷山”,观察南昆山里多样的物种。

没想到,初到南昆山,它给我们的“见面礼”是一整天的大雨,拦住了我们外出的脚步。既来之则安之,不能远行,就在民宿门口观察吧!于是,趁着雨势减小的时候,身为自然教育老师的朋友大鱼、竹子、芝芝就带着我们,撑着伞,在民宿前的小树丛、小草堆里开始进行自然观察,看是否能给我们这些远道而来的客人们点上“开胃菜”。

不曾想,在几株植物上,我们就看到了停靠在树干上思考人生的小字大蚕蛾、正在啃食叶子的蜢、顶着个“大头”的蝗虫以及缺了一条腿的拉缘蝽等。这让我想到《那些动物教我们》作者张瑜说的,你只要愿意静下来观察自然,自然总会给你奉上各式各样的剧情,还不重样,果真如此。

更精彩的是夜观。趁着雨水暂停的空当,我们提着手电筒,沿着民宿前的村道,沿路慢慢观察。尽管夜观的时间不长,我们也先后遇见螽斯、金蛛、蝗虫、蝼蛄、尺蠖、蜗牛、蛞蝓等多种物种,多少安慰了白天没能“刷山”的心灵。

第二天,大雨依旧。大鱼建议将前一天拍到的昆虫通过电视投屏的方式再欣赏一遍,这个建议得到大小朋友的积极响应。随后,我们围坐在电视屏前,得以欣赏到更细致入微的昆虫世界:猎蝽的头部有点像齐天大圣;小字大蚕蛾的一对翅膀上写着“小”字;拟叶螽斯的翅膀像叶脉……我们一边吃着各自带来的小零食,一边欣赏着各式昆虫,笑声、欢呼声充盈着整个房间,这日子美得真想给它按下暂停键。

直到第三天下午,南昆山的雨水终于有停下来迹象,我们得以有机会继续沿着村道,观察南昆山的“原住民”。民宿前的一方池水旁,蓝凤蝶、鹤顶粉蝶扑棱着美丽的翅膀,在不同的萱草花里采蜜;茂密的蕨类和芦苇丛中,竹节虫好似跟我们捉迷藏,但总能被眼尖的孩子们找到;在一根被啃食的芦苇上,我们有幸看到了刚刚蜕皮的蝗虫,它脱下的透明“衣服”还挂在芦苇上呢!

令我印象最深刻的,还是第一次看到蓝凤蝶的幼虫。若不是大鱼指点,我根本无法想象,这条全身呈鲜绿色,头部带着浅褐色环圈,背上点缀着齿状纹和环状纹的小虫子,后期将会羽化成翩翩起舞自带仙气的蓝凤蝶。大自然真是无奇不有!

南昆山的三天行程,虽被雨水困住大半的时间,也困住我们往深山探秘的行程,但丝毫不影响我们与南昆山亲近的心。毕竟,热爱自然的人,一棵树、一方池水、一条水沟、一片草丛,也能找寻观察自然的纯粹的快乐。

南昆山,我想我还会再来的,等天晴的时候。

心灵驿站

“双抢”记忆

●周国球

“双抢”不是日历上的二十四节气,而是指抢收早稻、抢种晚稻,是我国南方地区尤其是长江中下游广泛存在的重要农事。农户从小暑到立秋,40多天里要把田里熟透的早稻收回来,再把青嫩的晚稻秧苗插进泥里,错过了时节,晚稻就会减产甚至颗粒无收。这是关乎农民一年生计的头等大事,“大人盼莳田,孩童盼过年”就是这个道理。

记得20世纪70年代末,国家刚刚实行承包责任制,所有人的干劲都被激发起来。可那还是个完全靠人力和畜力完成农业生产的时代。每逢“双抢”,各家各户老老少少倾巢出动,每天天不亮就开始忙活,割禾、脱粒、晒谷、犁田、拔秧、灌溉等环节,每一步都必须拼命地赶。早出,是为了躲避“三伏天”毒辣的太阳,晚归是为了守住田里的水源。

我的第一次“双抢”经历让我终生难忘。傍晚从中学放农忙假回来的我,带着班主任的“指令”,兴致勃勃,第二天便出征“双抢”。那天凌晨五点刚过,还在睡梦中的我,就被姐姐一把推醒,匆匆洗漱后胡乱地吃了几口便尾随大人们往田里赶。当天的任务是割禾,金黄熟透的稻穗沉甸甸地垂着,父母哥姐们一字排开,挥舞着手中的镰刀。身旁的大哥见我杵在那里愣着左顾右盼而迟迟不肯动,就给我示范如何将四株稻穗捆成一把叠放在田中央的禾台上,并鼓励我慢慢来,别着急。我按照大哥教的动作要领试着笨拙地割了起来,不一会儿,我便被拉在后面。临近晌午,骄阳似火,毒辣的太阳已把脚下的泥水晒得发烫,手臂和小脚肚被稻叶边缘的锯齿割得生疼,多处还渗出血珠混着泥水凝成暗红的斑。这时,我突然感觉右脚后侧一阵奇痒并伴着钻心地疼,转身定眼一看,原来是一条足有小拇指粗的蚂蟥紧紧地黏附在脚掌上,我下意识地用手去拽,软塌塌的蚂蟥被我拽得长长的,却吸附得更紧,

我吓得哭出了声音。这时的大哥一个大步跨过来,把我抱上田埂,让我站稳,然后“啪”地一巴掌拍向蚂蟥,已胀得鼓囊囊红褐色的蚂蟥当即缩成一团掉落在田埂上。大哥朝着自己的掌心吐了吐口水,对着我被蚂蟥扎的地方抹了抹,说了句“没事了”又去忙了。母亲见状,赶紧过来摸着我的头,一脸怜惜,然后吩咐我回家做饭。

从那次被蚂蟥咬过以后,我就再也没有去稻田地里干活了,母亲安排我在家做饭、喂猪、牵牛、晒稻谷等家务事,还特别嘱咐我有空多看书,复习好功课。有几次田里插秧苗赶时间,邻居见田里没有我的身影,好奇地问父亲怎么不见你家的读书人出来干活,父亲总是轻描淡写地回答道“他干半天的话,我只要少抽一袋烟的工夫就能补上,还是让他在家好好温习功课吧,兴许他天生就不是块干农活的料。”父亲的一番话,虽带有几分自嘲或调侃,但我却心知肚明:他是望子成龙,从内心深处真的不希望我的将来像他一样,一辈子面朝黄土背朝天,汗水摔八瓣地向田地讨生活。

今年夏天,我回到久违的江西西南老家农村,正逢“双抢”时节,田里却没有儿时记忆中的繁忙。首先是没有大面积地种植水稻,极目望去昔日的水稻田,多半荒芜,或杂草丛生或零乱地种植各式果树,少有几片面积稍大且平整的水稻田,也都是履带式收割机在作业,偶尔也有几个老人在无法使用机械化的边角地里忙活,偶尔回来歇息一下。我打听才明白,眼下农村年轻人大多数去城里务工,大米的需求量少了,况且大米的价格又便宜,自家的责任田随意种一些就够吃了,根本不需要种两季,哪有“双抢”之说?是啊,此一时彼一时,如今农村的“双抢”时节,再也听不到此起彼伏的劳动号子声、镰刀割破稻秆的嘎嘣脆声、打谷机吞吐稻穗的喘息声以及父亲半夜守水回来倒床就睡的呼噜声……

故土乡情

又是一年中秋至,风里刚刚混进一丝若有若无的桂花香,我又开始梦见老家院子里那棵挂满“红灯笼”柿子树的模样。此刻我站在这座城市某栋高楼的窗前,望着天上那轮渐渐圆润起来的月亮,心里头却晃晃悠悠地飘回记忆里那个总是飘着甜香的小院子。

小时候过中秋,印象最深的就是那一轮月亮,澄澈得跟白玉盘似的。还有母亲亲手做的柴火月饼,她总会细心切成“米”字形,那味道,甜得扎实。老家院角那棵老柿子树也特别应景,每年这时候都挂满红彤彤的果子。父亲搬来木梯,我就在树下高举着竹篮,眼巴巴地望着,时不时喊一句:“慢点儿,爸,那个最红的给我留着!”

我的声音和树叶的沙沙声搅在一起,消散在秋风里。刚摘下的柿子还得埋进米缸里捂上几天,等皮软了,轻轻一剥,甜汁就顺着指缝往下淌,连指尖都黏糊糊的,带着蜜一样的味道。这时候,母亲多半会从灶屋探出头来,喊我们去吃新蒸好的月饼,我就攥着半个柿子跑过去,那种甜香混着面香,成了我对秋天最馋人的记忆。

长大一些,开始觉得月光清冷得很,像一面镜子,把什么都照得清清楚楚。那会儿在外求学,秋叶黄了,感觉自己也跟着成熟了一点。中秋夜,拉着初恋的手,看着远远的炊烟,会想象母亲月饼的香甜,惦记父亲那壶温好的米酒。那时总固执地认为理想就在远方,却不太明白,最珍贵的时光,往往就在身边,静悄悄地,就从指头缝里溜走了。

后来离家远了,中秋的月亮看着就像夜明珠,每次重逢的喜悦,好像总也逃不掉月圆后的分别。心里念叨着“露从今夜白,月是故乡明”。在飘落的秋叶上写家书,轻轻问候故乡的亲人和老朋友,那些尘封的记忆,总在漂泊的日子里晃来晃去。我好像成了故乡不小心遗落的孩子,怎么走,也走不出对山的思念,跨不过渠水河的牵绊。

如今的月饼,包装越来越精致,但味道却感觉单调了。很难再找到那种咬一口就掉渣的冰糖月饼,得双手小心捧着,小口小口地咬,生怕掉了一点碎末。现在生活好了,孩子们不会再为少吃一口争抢,每天餐桌都很丰盛,但我却好像找不到那种中秋月圆夜,一家人团聚赏月的温馨了。



人间情怀

“双抢”记忆

●周国球

“双抢”不是日历上的二十四节气,而是指抢收早稻、抢种晚稻,是我国南方地区尤其是长江中下游广泛存在的重要农事。农户从小暑到立秋,40多天里要把田里熟透的早稻收回来,再把青嫩的晚稻秧苗插进泥里,错过了时节,晚稻就会减产甚至颗粒无收。这是关乎农民一年生计的头等大事,“大人盼莳田,孩童盼过年”就是这个道理。

记得20世纪70年代末,国家刚刚实行承包责任制,所有人的干劲都被激发起来。可那还是个完全靠人力和畜力完成农业生产的时代。每逢“双抢”,各家各户老老少少倾巢出动,每天天不亮就开始忙活,割禾、脱粒、晒谷、犁田、拔秧、灌溉等环节,每一步都必须拼命地赶。早出,是为了躲避“三伏天”毒辣的太阳,晚归是为了守住田里的水源。

我的第一次“双抢”经历让我终生难忘。傍晚从中学放农忙假回来的我,带着班主任的“指令”,兴致勃勃,第二天便出征“双抢”。那天凌晨五点刚过,还在睡梦中的我,就被姐姐一把推醒,匆匆洗漱后胡乱地吃了几口便尾随大人们往田里赶。当天的任务是割禾,金黄熟透的稻穗沉甸甸地垂着,父母哥姐们一字排开,挥舞着手中的镰刀。身旁的大哥见我杵在那里愣着左顾右盼而迟迟不肯动,就给我示范如何将四株稻穗捆成一把叠放在田中央的禾台上,并鼓励我慢慢来,别着急。我按照大哥教的动作要领试着笨拙地割了起来,不一会儿,我便被拉在后面。临近晌午,骄阳似火,毒辣的太阳已把脚下的泥水晒得发烫,手臂和小脚肚被稻叶边缘的锯齿割得生疼,多处还渗出血珠混着泥水凝成暗红的斑。这时,我突然感觉右脚后侧一阵奇痒并伴着钻心地疼,转身定眼一看,原来是一条足有小拇指粗的蚂蟥紧紧地黏附在脚掌上,我下意识地用手去拽,软塌塌的蚂蟥被我拽得长长的,却吸附得更紧,

烟火诗行

娟是个平凡又不凡的女子,一生如细腻画卷铺展在岁月里。幼时便显露出坚韧与善良,物资匮乏的年代,她总以自己的方式温暖家人,帮邻里解难题,学习刻苦钻研,让人由衷敬佩。年岁渐长,她对工作一丝不苟,待朋友真诚热情,从无抱怨计较,满心都是对生活的热爱与未来的憧憬,像一束光点亮身边人的心房。

命运却总捉弄善良者,娟的人生不乏挫折磨难,但她次次凭惊人毅力与智慧化险为夷,从未放弃对美好生活的追求,最终以智慧与善良赢得世人尊敬,平凡一生却藏着不凡意义,故事如动人诗篇,镌刻在人心间,激励后来者前行。

遗憾的是,娟47岁便离开了。她像一粒尘埃无声来去,似无人记挂;又像平凡流星转瞬即逝,在亲友记忆里仿佛从未存在。就连最亲近的母亲,或许也未察觉她的离去——彼时母女俩病情都极重,家人怕她们承受不住彼此的病情,选择隐瞒真相,只求她们最后时光能保有对生活的希望。可命运难料,娟离世不到40天,母亲也随她而去。

娟悄然离世,但她的存在也早已在某处留下印记,这份印记,更在她临终的温柔里——她捐献了自己的器官。她想以另一种方式延续生命意义,为他人带去希望。那些素未谋面的受捐者,在心中默默感激,是娟给了他们重生的机会。娟以这样的方式让生命延续,让世界因她的善良更温暖。

娟与我的初次相遇在2001年冬季,那时我在石狮日报社工作,娟从厦门来

一句:“慢点儿,爸,那个最红的给我留着!”我的声音和树叶的沙沙声搅在一起,消散在秋风里。刚摘下的柿子还得埋进米缸里捂上几天,等皮软了,轻轻一剥,甜汁就顺着指缝往下淌,连指尖都黏糊糊的,带着蜜一样的味道。这时候,母亲多半会从灶屋探出头来,喊我们去吃新蒸好的月饼,我就攥着半个柿子跑过去,那种甜香混着面香,成了我对秋天最馋人的记忆。

长大一些,开始觉得月光清冷得很,像一面镜子,把什么都照得清清楚楚。那会儿在外求学,秋叶黄了,感觉自己也跟着成熟了一点。中秋夜,拉着初恋的手,看着远远的炊烟,会想象母亲月饼的香甜,惦记父亲那壶温好的米酒。那时总固执地认为理想就在远方,却不太明白,最珍贵的时光,往往就在身边,静悄悄地,就从指头缝里溜走了。

后来离家远了,中秋的月亮看着就像夜明珠,每次重逢的喜悦,好像总也逃不掉月圆后的分别。心里念叨着“露从今夜白,月是故乡明”。在飘落的秋叶上写家书,轻轻问候故乡的亲人和老朋友,那些尘封的记忆,总在漂泊的日子里晃来晃去。我好像成了故乡不小心遗落的孩子,怎么走,也走不出对山的思念,跨不过渠水河的牵绊。

如今的月饼,包装越来越精致,但味道却感觉单调了。很难再找到那种咬一口就掉渣的冰糖月饼,得双手小心捧着,小口小口地咬,生怕掉了一点碎末。现在生活好了,孩子们不会再为少吃一口争抢,每天餐桌都很丰盛,但我却好像找不到那种中秋月圆夜,一家人团聚赏月的温馨了。

一墙之隔

●赵盛基

特色和原汁原味的乡土气息,仍然是他们的心愿。

进入重建小区,仍然可见原来仅农家才有的压水井。最意外的,小区里还保留了一座尖顶平房,虽然与高楼格格不入,但设计者用心良苦,为的是让居民能回想起村庄原来的模样。

我居住在新建小区,却很喜欢重建小区,经常有意无意地到里面走一走,看一看。或许因为我在乡村长大,骨子里有一种对乡村割舍不断的情愫吧。

看到压水井,我想起母亲,在寒冷的冬天,母亲手上裂开的口子滴着血,

一下一下地提按压水机手柄,将水从地下抽上来,忍着冰冷和剧痛为我们洗洗刷刷;看到南瓜和扁豆,我想起父亲,那年我探家,回城前,父亲爬上墙头给我摘南瓜和扁豆带着,不料被蛇咬伤;看到一串串的葡萄、小灯笼似的石榴以及满树的无花果,我想起父亲母亲,摘下成熟的葡萄、石榴和无花果给我们这些已经成家立业的孩子留着,哪怕留坏了自己也舍不得吃……

一墙之隔,有些东西可以相见,而有些人却再也无法相见。重建小区,不仅保留了乡韵乡味,还保留了一份令人铭记心中的人间情怀。

风中的回响

●王金国

求职,想成为记者在新闻领域磨炼。那天她穿运动装、棕色运动鞋,背着乌黑背包,阳光下朝气蓬勃,像刚踏入社会的大学生。娟出身书香门第,父亲曾是20世纪60年代的中学化学教师,母亲是小学教师,可惜父亲1982年冬病逝。据长辈说,娟的父亲从小天赋出众,成绩优异,本可深造成为教授或科学家,却因祖父母反对回了农村,最终在小镇中学教化学,人生定格在贫困乡村。娟是家中最小的孩子,部分姐姐幼时被送人,身边只有大姐和哥哥。父亲去世时她才四岁,对父亲的记忆有些模糊,有时甚至怀疑父亲是否存在。单亲母亲辛苦将他们三人抚养成人,后来大姐考公定居厦门,哥哥也在厦门工作成家,娟大学毕业后便留在厦门,与退休母亲同住,亲人都聚在一座城市。

之后的几年,我与娟又见过两面,我们已结下深厚情谊。我被她的乐观热情感染,满心都是对生活的热爱,我们约定无论身在何方,都要保持联系,见证彼此成长。我与娟的最后一次见面,是在山区老家娟的二叔出殡时。全程我与娟未说一句话,仪式结束后,她便和母亲、哥哥匆匆回了厦门。我站在原地目送他们远去,心中满是复杂情绪,仿佛看到过去的自己在亲人离世后,独自面对生活挑战的模样。出殡后几天,小镇恢复平静,可我知道,对娟而言,失去二叔不仅是失去亲人——在老家,二叔是她的家、她的根。这次经历也让我更深刻领悟到生命的脆弱与宝贵,我们虽无法预知未

来,却能选择如何面对生活的变故。

娟的一生,未经历为人妻、为人母的角色,便带着对慈父的思念离开。如今在天堂,她终于能与双亲、二叔重逢。她短暂却灿烂的生命里,藏着超乎常人的坚韧与乐观,将对父亲的爱化作对生活的追求,面对无常从未退缩。虽已离去,她的精神与故事却如风中的回响,永远激荡在人心,教会我们无论遭遇何种困境,都要保持对生活的热爱——生命的意义,本就藏在这些平凡却珍贵的瞬间里。

风过无痕,却有回响。娟的离去带走了躯体,却留下大爱。她无偿捐献器官,让生命以最温柔的方式延续;她的心脏在他人心胸腔跳动,眼眸为失明者带来光明,肝脏为衰弱生命注入活力。那些她曾拥有的坚韧与善良,化作风中的呓语,在陌生血脉里低吟,诉说着对世界最深的馈赠。受捐者或许不知她的姓名模样,但重获新生的脉搏,每一次跳动都是她留下的温暖回响。

娟离开时没有告别仪式,可有人回忆起她,总会感到一股温暖,仿佛她从未离开。这份温暖不仅来自记忆,更来自她无私的馈赠——那些因她延续的生命,便是她存在过最深刻、最美丽的证明。风过鹭岛,星尘散落,娟以另一种方式完成了对生命的守望。她的生命如流星,虽短暂却在消隐时,将纯粹的光辉融入人间,化作无声的风中呓语,永远回响在这片她深爱的土地上,那是她对生命最深的致意,也是不朽的回响。

月亮升到头顶,明显更大更圆了,里面的影子清晰可见。“奶奶,月亮上有什么呀?”我小时候问。“是树,孩子。”奶奶说。“什么树呢?”“桂树。”我们你看我看你,忽然好像都嗅到了一种气息,袅袅地绕到身后,头发梢上仿佛有种淡淡的、痒痒的感觉。

今晚的月亮挂在天上,感觉月色有四分,思念占三分,两分愁绪,还有一份说不清的惆怅。我面朝南边,望着故乡的方向,望着家的方向,用最真诚的姿势和时空对话,回想我流逝的那些中秋过往和心里的期盼。也许有些东西从来就没走远——父亲摘柿子时那宽厚的背影,母亲递过来月饼时温暖的笑,还有站在树下那个小小的我,始终被甜香包裹着,把这份温暖和甜蜜,牢牢地揣在心里头。

老柿子树还静静地站在老家院角,结的果子或许少了,父母的身影也渐渐远了,但藏在那些枝叶间的回忆,却像熟悉的味道,越品,越觉得甜。原来,月光最深处,亮着的,永远是那个叫故乡的地方。

20世纪80年代,

在小镇的街巷尾,总能看见一位身着蓝色工作服的油漆匠,他便是师傅。中等身材,脸庞黝黑,眼神中透着一股坚毅与执着。他的工具箱里装满了油灰刀、砂纸、刷子、滚筒等工具,宛如一个小小的油漆世界,为平淡的生活添上绚丽色彩。

师傅手艺精湛,无论是家具、门窗,还是墙壁,他都能刷得光滑如镜、色彩鲜艳。他刷漆的动作娴熟流畅,均匀且有力度,仿佛在进行一场艺术创作。经他精心打磨和刷漆后,原本破旧的柜子、门窗、墙壁都焕然一新。

师傅不仅手艺高超,而且为人友善。有一次,他听说镇上一位五保户家里需要刷墙,便主动上门服务,而且分文不取。老人感动得热泪盈眶,连声道谢。师傅只是微微